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七十三回 猿猴歸正入庵門 道院清平來長老

話說南印度國近東境界，有一山名多玉，想類藍田，曾有僧人結庵，施水濟渴。那終日替僧擔水之人，名喚孤光，赤貧，每每枵腹擔水，僧常給食。後因僧亦乏糧，此人乃拾山石賣於村市，得幾貫度日。偶一日，拾得一石，中剖為玉，厚得幾鈔。此人妄念頓生，遂喚此山，名為多玉。此是人心不足癡望，遂乃荒涼。庵僧遠去，孤光依舊赤貧，日乃乞化市中，夜歸庵宿。這庵日久傾頹，僅有遮風蔽雨數楹。一日，風雨淒淒，忽然見破屋中一個猴子蹲踞在內。孤光見了，便上前來捉，這猿猴卻也不慌不走，隨他手扯，便跟他走來。盤旋了一會，這猴子冒著風雨往外飛走，孤光趕它不著，撫胸歎道：「我如何不把繩索拴了，市上去賣幾貫鈔，也換得幾許糧。便是把猴子做一個引頭乞化，也強似白手求人。」正說間，那猴子卻是尤路園中走來的這精怪，弄風變幻迷人，被高僧道力逐來，他原有靈性，知這多玉山中足可藏形，又見這破庵孤光心不足，冒雨走出庵門，本意尋些野食來庵，忽聽孤光歎悔，不曾繩索拴，乃笑道：「這不中相交的癡漢子，待我要弄他一番。」卻又想到：「我若作魔弄怪耍他，只怕他認得拿妖捉怪的符水法家。前日尤家有長老居住，況此庵中，惟僧道可入。」這猴子就變了一個道者，走進庵來，向孤光說：「老師父，借你庵中，暫避風雨。」孤光道：「破庵處處屋漏，連我亦難安。」道者說：「不妨，不妨。我會遮蓋。待天晴，再化些磚瓦修理也好。」孤光聽了，又道：「住便住了，只是我赤貧，柴草也無一根燒湯你吃。」道者道：「不妨，我自會化緣，不吃你的。若化得有餘，便是老道任情受用。」孤光道：「天色寒冷，火也沒點與你烘。」道者說：「出家人自有養，不須要火。」孤光道：「只是眼下饑寒怎過？師父，你腹中可饑麼？」道者說：「腹中盡飽。」孤光道：「你卻腹飽，奈我卻肚餓。」道者說：「若無風雨，待我市上化緣就有，無奈風雨越大難行。你且忍耐一時，待雨住，便是風大也無礙。」孤光愁著臉，這道者越弄手段，那風雨直往屋裡刮來，把個孤光凍得呵呵顫。這猴精越發脫開衣服，說道：「我出家人有養，暖得緊，且開懷涼涼著。」孤光道：「總是你飽暖，不似我饑寒。」道者一面開懷，一面且唱個曲兒，唱道：

世事看來多翻覆，欲足何時足。可笑那癡人浮生空碌碌，只落得百年時成朽骨。

孤光腹饑身冷，正怨那風雨狂大，這猴精越開懷唱曲，想道：「我本尤家園中一隻猴子，既瞻仰了高僧光照，不覺走到這裡，卻又變了個道者，要這心不足的老道，方才乃唱個歎不足的曲兒。也罷，既借庵避雨，如何又要弄這貧漢。我如今就把這不足心腸，難這貧漢。」乃對孤光道：「老道，你曉得我小道這曲兒內意麼？」孤光道：「我雖愚陋，卻也明白。真真的世人，哪個心腸知足！比如我如今腹饑，怎得幾個饌饌兒吃？」猴精見說，乃弄一個手段道：「不難，不難，你等著，我冒風雨取幾個來你吃。」乃飛走出庵，頃刻袖中袖得幾個熱饌饌來。孤光見了，忙拿了個吃。猴精問道：「你心意足了麼？」孤光道：「肚便飽，口卻乾，怎得些湯兒咽咽？」猴精笑道：「也不難。」乃取了一個罐子，冒雨而去，頃刻取了一罐熱湯來。孤光大喜，連吃了兩碗。猴精道：「心足了麼？」孤光道：「身上卻寒，怎得件棉衣一穿，便是柴火烘烘也好。」猴精道：「不足心腸漸漸來了。」道：「也不難，我原說有養，方且開懷，便脫一件衲衣你遮寒。」孤光穿了衲衣道：「師父，身上不寒。我心視前卻足，若看後來，怎得為足？」猴精道：「我與你閒口論閒話。比如你今為饑寒，得了飽暖，已知足了，若是再說個不足心腸，我便與你一問一答。」孤光道：「今日飽暖，明朝不斷。明朝就繼，後日哪有？後日就有，日月卻長，奈何常繼？」猴精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出家人多結納幾個施主，求他歲供月給，自然長遠。」孤光道：「須要求他。比如他心不如你意，求不能得，終不如自有。」猴精道：「不如化些金寶，買田治地，自收白吃，這意才足。」孤光道：「化他不肯，這金寶何來？必須不勞乞化，自家的金寶，置買田地，方能遂心。」猴精道：「這也有可處。聞多玉山有石藏玉，得玉沽價，其田易得。只是得了田地，也要天時豐稔，萬一早澇，未免憂心。」孤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早澇不收，錢糧拖欠，官長比催，若遲了限，必遭責罰，必須得個優免寬刑，方才護贖。」猴精道：「也不難。若有一官半職，自是優免。」孤光道：「一官半職，品秩不尊，上有大僚，下屬也要趨奉，萬一趨奉不週，寧保不敬之罪！怎得一個大官僚做做，其尊在我？」猴精道：「也只就你這個不足妄想心腸，便是做個一品之尊，也非容易得來。不是根基風水，孝廉學業上種出，也須前生種德修善陰功。」孤光乃笑道：「我等一個貧漢，根基無有，風水那來，孝廉學業無從得就，只有種德修善陰功可行，卻又要前生修種。你我既在今生受此貧苦，必是前生未曾修種，要想尊大，如何能夠？」猴精道：「你這不足心腸可肯罷休？」孤光笑道：「如何肯休！尚有後世。如根基可發大僚，卻也不難。」猴精道：「根基豈易能得，乃是今生修種。」孤光道：「便是風水也可。」猴精道：「也是今生積得。」孤光道：「孝廉學業，便不須今生，卻是來生自己努力。」猴精道：「今生不修種，來生定產於愚俗之家，怎知哪學業，行哪孝廉？」孤光道：「據師父說來，都是今生修種。如今我與你貧苦出家，在此破庵，如何修種？」猴精道：「你與我不同。我出家道者，八齋五戒，見性明心，不入貪嗔癡，惟念阿彌陀佛，便是本等修種。你既非僧，又不居俗，現在庵中，只就你這現在修種，若生不足妄心，便非修種，不但來世不得大僚，還要妄想，墮入無明苦惱。」孤光聽了笑道：「現在不過破庵，日行不過乞化，將何去修？把甚功德去種？」猴精笑道：「守你風雨淒涼，甘你饑寒貧苦，不勞妄想。僧家有一句禪語說得好：』上牀脫了襪和鞋，知道明朝來不來。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『」孤光聽了笑道：「講了半晌閒話，還在破庵修種現在功德。我如今請問師父道號，在何處出家，若是沒有定處，方才你說能募化修理，便在這破庵居住。當年前有一位僧人，在此施些湯水濟行人渴，不料僧不會化緣，冷落此庵，傾頹而去。」猴精答道：「我名元來，在梅嶺出家，經年遊方，哪有住處。老道若容我在此，管教你飽食暖衣。」孤光聽得笑道：「緣法，緣法。我依舊替你擔水施湯。」他哪裡識這老道乃是猴精變幻。

卻說世間邪正原不並容，邪能歸正，自入正因；正若投邪，便投邪道。往往有一等正人，邪人貪嗔，皆因善根緣淺，倒不如一個猿猴，得瞻高僧白毫光照，一種迷人獸心，改作出家正果，總是高僧到處脫化功。他卻也性靈多智，一面村市化緣，修理破庵，一面佈施湯水。乃就有村市善人，見這和尚伶俐，會說善講，都肯發心，把個破庵修理如新。早有過往僧道，行路客商，吃湯飲水，地方人眾遂稱元來道者。起個庵名復新庵。怎叫做復新庵，只因：

荒涼無僧住，倒塌沒修工。
瓦破淋漓雨，牆坍不蔽風。
堂廊生野草，泥土出蛇蟲。
元來重複建，清夜又聞鐘。

話說祖師師徒行到多玉山這村境界，正要尋個安住的去處，卻有一個善信，乃是海潮庵隨喜過的，他見了祖師師徒，乃上前恭敬迎著，說道：「列位老師父，今日因何過此地？欲往何處勝游？」祖師答道：「出家人行無定處，隨路而走。」善信道：「請到寒舍，少獻素齋。」副師便答道：「我師不欲攪擾施主之家，此處若有庵觀寺院，願借善信尊面指引一處，安宿一宵，來日前行可也。」善信道：「寒舍村俗人家，恐未必潔淨，倒是復新庵少可居住。」道副便問：「此庵有僧眾多少？卻是哪個善信香火？」這善信答道：「此庵久頹，乃是近日一個外游來的道者，化緣重修。這道者名元來，只他一個在此，施水濟眾往來行客。」尼總持道：「這道卻也是一種善功，我等隨喜也可。」乃向祖師說往隨喜，祖師依從，方才舉步。卻說元來道者，他本是猿人，入了正果，性靈通達，就知遠路有高僧來了，一心雖正，卻還畏怕金光之射，乃又一心想道：「我當日弄怪風迷尤子，故此怕僧人。如今既做了道者，入了庵門，難道同宗共祖，安知我身沒有毫光。且待來了再作計較。」一時祖師師徒，同著這善信到得庵前。元來見了，合掌恭迎，請列位師父庵內獻湯。祖師笑顏和悅，直入庵門，師徒坐下。元來迎前參禮，孤光也近前磕了幾個頭，隨捧湯獻上。師徒一面吃著湯，一面說道：「好個元來復新。」元來聽了這一句，陡然耳熱面紅，坐席不定。祖師早已知其來歷，但一念演

化盛心，便是蟲飛蠕動，草木知化，也要成就他，乃故意問元來：「你出家多少年？」元來哪裡答得來，只道：「有幾年了。」道副便對兩師弟說：「倒是個老實道人。」尼總持道：「精細故作懵懂。」道育說：「聰明太過，卻遇著平常話語。」祖師乃向三徒說：「汝等不必深忌以往，當以慈悲開度將來。」三弟子唯唯。元來卻也通靈，就知師徒之意，乃合掌近前再拜，求個度脫，說道：「弟子自明往孽，已復更新，願我高僧們俯垂前路。」祖師閉目不答。副師乃答道：「汝知我師不答之意麼？」元來道：「不知。」副師道：「度脫不在多言，你閉目自知耳。」元來更求其次。副師道：「長守勿變，便是度脫。」元來聽了，乃去收拾素齋供獻，各相齋罷打坐。天明，祖師師徒辭了元來，與善信往前行路。元來又求高僧教誨出世功德，祖師道：「道有道行。」說罷往前直走。

未到十餘里，只見香幡擺來，許多善信來接。一個善信問道：「可是演化高僧麼？我等乃清平院僧俗，聞知高僧師徒演化本國，路過此方，已灑掃靜室，恭望駕臨光顧。」祖師不辭，便隨香幡僧俗前行。到得清平院，進了山門，上登寶殿，參禮聖像與兩廡十八位尊者金容。隨到方丈，與眾僧敘禮，方丈僧人獻齋。師徒一一問善信僧人名號。按下不提。

且說復新庵，元來施湯往來人眾，傳說庵內高僧行寓，便有好善的男女來訪，遠來的游僧問訊。元來本是猴性，心身不自安定，只因副師教誨他，閉目自知，他一夜閉目存神，知道這靜中妙奧，乃惡那施湯，往往來來煩瑣，便叫孤光不必擔水燒湯。往來行人不遇湯水，以致思湯不得的焦渴。元來與孤光日間村市化緣，晚夜閉庵靜坐。忽然半夜，元來坐入夢境，見一差役喚他去見一官長。元來道：「我乃出家道人，不犯法度，有何官長呼喚？」差役道：「你這猴精假變道者，乞化十方齋糧錢鈔，既不會誦經禮懺，又不肯施湯濟渴，無功怎消受得村市佈施！」元來被差役罵了一聲「猴精」，他火性復作，乃摸了一根棍子，把差役就打。那差役笑道：「好個道者，如何火性不退。」元來益急，乃復了原相要走，被差役一條索拴了，往前扯到一個衙門。只見廳上一位官長正坐，差役把猴精扯跪在地。猴精無奈，只得哀求釋放。那官長笑容滿面，說道：「你原獸屬，像作人形，性靈似幻，可喜你皈依善門。喚你來非為他事，一則轉你人道，不墮畜生之劫，一則叫你普積善功。你如何不施湯水，救濟人渴？看你既人善門，吃十方的齋供，也要做些善事，消受這種功德。」猴精道：「我只說出了家做道者，便該吃十方齋供。」官長道：「世人辛苦得來，你如何無功消受？」猴精道：「向在尤園見眾僧人，受享齋供也罷，還要受那眾人禮拜，香幡迎送。」官長道：「你哪知演化高僧到處勸度人修善果，盡人倫，功德深大。你今只曉得入庵為道者，一味化緣，若化緣無有，未必不動貪嗔煩惱，動了此種根因，我這裡輪回墮落，未必能免。」猴精聽了道：「謹領教旨，放釋我到庵施湯去罷。」官長乃叫差役放他索子，猴精就走。官長叫他回來，說道：「你既免了六道輪回，即人人道，你這猴性要改，皮毛要拔去。」乃叫左右把他皮毛拔淨。左右方拔，這猴精畏痛不捨。官長道：「一毛事小，轉人為大，何不忍著！」猴精咬著牙，任左右拔淨，乃飛走入庵，卻驚醒一夢。乃向孤光問道：「你在這處多少年了？」孤光答道：「三十多年。」元來又問：「前在庵的長老，做何功果？」孤光道：「敲梆唸經。」元來又問：「念的何經？」孤光道：「乃是《心經》。」元來又問：「《心經》何經？你可知念？」孤光道：「我聽他念日久，也記得會念。」元來乃說：「老道，你可教我一卷。」孤光乃把《心經》朗朗背念一遍。元來卻也靈性，一遍便能念，他不但會念，卻便悟得妙理，仍叫孤光擔水，燒湯濟人。正才擺出一張桌子，放上幾只木碗，只見一個人氣哼哼趕來，先吃了一碗湯，後乃問道：「師父，我聞得有四個高僧在此庵住，如今往何處去了？」元來說：「前去多時。善人，你問他怎的？」這人道：「聞知高僧到處，不但人心惡的改善，便是邪魔妖怪也潛消。小子家有一宗邪怪，特來請他掃蕩，奈何前去？」元來聽得，一則也要做效高僧，與人方便，一則原係精靈，又動了他好耍心情，乃問道：「善人高姓大名？家有何怪？小道也會掃蕩。」這人答道：「小子姓零名地，家住前村十里灣頭，捕魚為生。有一個兄弟，不從我業，卻每日張弓打鳥。我叫他捕魚，乃是祖傳本業。他道：『祖傳本業，成家起屋為好。』乃經年衣食尚然不足，今日也打鳥，明日也打鳥，卻好打著一個怪鳥，在家把兄弟迷倒，想必有些緣故。師父，你若會掃蕩，也是陰鷲方便。」元來道：「我會，我會，管教你平安無事。」卻是何法能會，下回自曉。